

H 琼州风物

李焕才
谢盛江

儋州石滩河



儋州石滩河。 李善传 摄

这是一条藏在山上的河流，隐蔽于山的皱褶中，让人难得一睹她那神秘的容颜。据考察人员说，她发源于儋州市兰洋镇兰洋村东北面4公里的山坳，那涓涓细流汇成河后，在山野里欢快地奔流，百转千弯，躲藏于山涧岭谷，百般不舍地在兰洋、美元、下田、沙田、番宝等村庄之间蜿蜒迂回，跑了15.49公里后，来到琼中的松涛村，羞涩地揭开了面纱，慷慨地汇入了南渡江。

这里是绿色的世界，四野莽莽苍苍。我们前来探访这条美丽的家乡河。时值盛夏，天高云淡，白晃晃的骄阳火一样从天上呼啦啦喷射下来，似乎要烧焦万物。可是，那强硬的阳光飘落在茂密的树林上，却柔软了，摇晃在野风中的树枝树叶将阳光撕碎，驱散，摇出一片凉爽。我们的车七拐八拐穿行在荫蔽的树林间。我们都贪婪地打开车窗，让岚风将山野的气息送进车里来。车子拐进一片偌大的橡胶树林，林间青草离离，野花点缀。陪同我们探望石滩河的当地人李正斌说：“快到了。我们望去，四野仍然是树木森林，没有河流的影子。”同行的另一位当地人许林吉提醒说：“你们注意，现在有什么感觉？”我们感觉越来越凉快，那飘进车里来的清风甚是舒爽，沁人心脾，润人肺腑。

车停在一片竹林边。我们下车，快步穿过竹林，一股清爽的水气迎面扑过来，将我们裹住，身上一阵透凉，让人禁不住顿了一下。就在这时，蓦然看见一条河流横在我们的面前。那河床不宽，七八米左右，河面无波无纹，静静的，可是河水分明在涌动着；那水色居然是绿的，绿得晃眼，似是满河的翡翠。河的两旁水草丰茂，高高地蹿出水面，密匝匝围成两道绿色的草堤。蝴蝶、蜻蜓、蜜蜂在草堤上纷飞，小鸟在草丛中啁啾。河两岸的树木枝繁叶茂，那枝枝叶叶都殷勤地朝河的上空伸展，遮天盖日。河水隐蔽在林荫里，整条河道像是一条山和水围成的特殊隧道。我们这才发觉，石滩河并非躲了起来，而是花草树木对它无限眷恋，热情地拥抱她，呵护她，从而使她藏在深山少人知。

听见淙淙的流水声，我们望去，见河面突然变宽，河床突起几块大石头，河水在石头边跳跃，阳光泼下来，闪闪烁烁，像银片飞溅。我们坐在河中央那几块大石头上，双脚泡在水中，凉气从脚底往上升，人的全身都很舒畅。那些小鱼又跑过来亲吻我们的脚板，痒痒的，舒服极了。几个小孩从一片玉米地里走出来，走到河边，脱光衣服，噼里啪啦扑进水里，接着嬉戏打闹，弄得河水四溅纷飞。我说：“河水这么冰凉，这些孩子……”许林吉说：“孩子们玩水那河滩有温泉眼哩。”我们望去，的确看见有水泡从河底冒出来。据说著名的兰洋温泉就离石滩河不远，这条河好几处有温泉眼，四时喷出温泉，河水凉中有热，极是玄妙。

一个女人挑着水桶从那条小路走

到河边来，那些玩水的孩子急忙爬上河岸，抓着衣服跑了。那女人说：“这些孩子真是的，太顽皮了！”许林吉告诉我们，这女人是番开村的，下河挑水浇岸边的菜地，刚才玩水那些孩子，其中一个是她儿子。我们都惊讶：这女子顶多二十出头，那些孩子都十岁八岁了呢。许林吉一脸愉悦：“这女子很会唱山歌，三十几岁了。这里的山水养人，女人的肌肤都细腻白皙，年岁爬不到身上。”我说：“让她唱首山歌来听啊！”李正斌回答：“想听山歌，得，要等晚上。”

当晚，我们守在石滩河畔，等歌声飘过来。一轮月亮挂在天边，水一样的月光飘下来，把山野染成了银灰色。石滩河两岸都是黎族村庄，黎家人爱唱歌，有月亮的夜晚，姑娘和小伙子喜欢在河边对歌，让歌声传情，打开对方的心扉，然后相爱相恋，终而结成连理。可是，月亮已经爬上天顶了，山野依然一片寂静。李正斌有经验，他说：“看来，只有唱首山歌，把他们的山歌引出来。”他不会唱黎族山歌，但即兴唱了一首中和民歌：

河水流来沙盖沙，
拨开水面种芝麻。
哥种芝麻妹种豆，
芝麻结子豆开花。

歌声飘落在河水上，河对岸便飞来了女人的歌声，婉转悠扬，像夜莺在啼唱，动听极了，可惜我们都听不懂。紧接着，这边的河岸也飞起歌声，是男声在唱，粗犷热烈，像洪水过河滩。

这一夜山歌在河两岸飞来飞去，我们听得如醉如痴，月落星稀了，才恋恋不舍离开了石滩河。■

H 闲话文人 张朝元
路遥成名后

1982年，路遥的中篇小说《人生》发表并被改编成电影后，路遥一下子成为全国有名的作家。路遥成名后，各种邀请做报告、做交流的会议随之而来，让他不胜其烦。

这天，路遥正在《陕西文艺》杂志社编辑稿件，杂志社的主编王丕祥亲自过来通知路遥：省里将提升他为陕西作家协会副主席。对于省里给予的这次提升机会，路遥想都没想准备拒绝。因为路遥心里有一本账，一旦自己当上作家协会副主席，那么，每天的时间都将会浪费在无休无止的应酬上，也正因为如此，路遥向主编王丕祥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：“当作家协会副主席一职，我需要等到40岁以后，到那时我应该写出几部作品了，我想趁年轻多写几部作品。”

事后，王丕祥被路遥看淡名利、潜心创作的意愿深深打动了。为让路遥有更多的时间创作小说，王丕祥决定：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将不再安排路遥去参加一些没意义的会议了。

路遥因此有了更多的时间进行文学创作。

而路遥也不负王丕祥的信任，经过三年多时间的潜心创作，路遥完成了百万字的长篇巨著《平凡的世界》一书。随后，这部小说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，且该书未完成时即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。未完成即广播，这样的情况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来说也堪称首次，可见这本书的影响力。

居里夫人说：“荣誉就像玩具，只能玩玩而已，绝不能永远守住它，否则将一事无成！”路遥正是明白这个道理，抛却一切自己不需要的名利，用心于创作中，从而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作家之一。■

H 百味书斋 姬可周

我心归处是敦煌



《我心归处是敦煌》书影

一个人和一个地方的相遇，是人生的宿命；一个人和一个地方的相守，是心灵的归途。一本厚重的樊锦诗传——《我心归处是敦煌》在疫情期间拜读完毕，书中的故事，多处让人留下感动的泪水，为樊锦诗这个在中国家喻户晓的名字而感叹，崇敬她心灵的坚守，感慨她人生的不易，赞叹她名誉加身的淡然……一切的一切都因为她心中的敦煌而甘之若饴。

对樊锦诗先生的了解，并不始于她获得过那些高伟的奖项，而是因一个并不为众人所知的名字——常书鸿。曾记得高中时，在《南方周末》上看到过常书鸿与敦煌的故事。为这个留法的艺术家，在兵荒马乱的20世纪30年代，深入西部大漠，面对难以想象的恶劣自然环境和世态炎凉，却依然坚守；因为爱与责任，担起了守护敦煌的重任，经历了抗战、解放战争的洗礼、新中国的成立，甚至是“文革”的遭遇，他家庭破裂，孤身一人，直到老死他乡，都没有改变坚守敦煌的决心，用心经营着他心中的美好敦煌。他去世后，埋葬在了宕泉河畔，守护着这个为之奋斗一生的地方，和他心爱的敦煌艺术宝库，相思相守，永不分离。

对于敦煌，对于莫高窟，是每一个有着旅行梦想的人，终将抵达的地方之一。樊锦诗强调，敦煌会衰老、会蜕变，也会倒塌，我们能做的就是尽量延缓他的老去，延长他存在的时间，让更多人能够继续看到他的无穷魅力。

作为首批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敦煌莫高窟，在世界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。日本、法国、美国、澳大利亚、俄国均有学者从事敦煌学研究，他们所拥有的大部分史料，多以1900年敦煌藏经洞出土的50000余件文物为主，藏经洞的发现，震惊世界，也让敦煌走向国际视野，从此，敦煌学成为一门显学。

早前，“敦煌在中国，敦煌学在海外”的学术局面令季羡林、苏秉琦、宿白等学者和专家如鲠在喉。他们敏锐地意识到国外敦煌学研究多以藏经洞出土文物为主，而我们还守护着735个洞窟，45000平方米的壁画，2000多身彩塑，这些都是我们从事敦煌学研究的源头活水。从此，一代代敦煌学者，一手抓文物保护，一手抓学术研究，日积月累，年复一年，终于改变了敦煌学研究格局，形成了“敦煌在中国，敦煌学在世界”的欣喜局面；随着敦煌莫高窟成为世界文化遗产，保护工作又上一个新台阶，以樊锦诗为代表的第三代敦煌人冷静思考敦煌的未来，与追求短期效益强调旅游发展的论点进行不断论争，经过不断努力，追求短期效益的思想已经鲜有生存空间。经济发展与文物保护之间的矛盾，给中国更多文物保护单位敲响了警钟，文化遗产具有脆弱性、不可复制性、唯一性等特点，都是其最易遭到破坏的地方，必须慎之又慎地坚持“保护为主、抢救第一、合理利用、加强管理”的工作总方针。

书中最令人感动的是宕泉河畔的

敦煌学人墓地，常书鸿长眠于此，段文杰与其相守，还有许多学者魂归于此，他们用生命守护着这个为之奉献终生的地方，死后却要隔河相望，忠贞不渝，看着他，想着他，念念不忘，世世代代……

阅读完这本厚重的敦煌学人自传，使读者更进一步了解了敦煌的历史、现状和未来，通过文字深入地触摸到了敦煌人心中永远不变的追求，那颗炽热的、脆弱的、易受伤的恒心；还有以国际化标准建设并投入使用的新游客中心，一定要用心去认真观看《千年莫高窟》《梦幻佛国》这两部凝结着敦煌人血汗的影片；带着崇敬之情，索路祭拜长眠于宕泉河畔的敦煌数位英雄；去品味每一幅壁画、塑像背后的历史故事……真正走进敦煌，了解敦煌，宣传敦煌，保护敦煌。

樊锦诗，敦煌文化的守护者，敦煌精神的传承者，敦煌艺术的发扬者，一个令人敬仰的学者，一个代表着“莫高精神”的长者，为敦煌学奔走呼告不知疲倦的文化使者，无愧于民族文化瑰宝的守护者。■

H 收藏小记 谢斐

枕水向日开

有人喜欢养花，我喜欢养石，尤其是雨花石。书房的案几上，有一个精致的仿古瓷盘，两块晶莹的石头，枕着清水，静静地卧着，很有隐士的风味。

先生的父亲喜欢集邮，厚厚的三大本邮票，其中喜欢的两套，有次被老战友看中，索了去，回报就是这两颗雨花石。先生是个吃货，除了美食，其余皆不感兴趣，于是这两块石头，我有幸成了主人。

第一眼看到它们，就喜欢上了。好精美的尤物啊！两块都是椭圆形的石头，但风景不同，画面不同。一个如清新淡雅的水墨画，上有缥缈的云，下有流淌的河，给人以无尽的遐想；一个似浓墨重彩的油画，橙红的叶子，暗黄的沙滩，就这样不可思议地结合在了一起。

夏天，我将它们置于瓷盘，每天一次清水，犹如濯洗；冬天，我用棉布将它们擦拭干净，放入专门的小盒中，犹如保暖。先生取笑我：“你还真当个稀罕物啊？”我也笑他：“也许人家石头还视你为蠢物呢！”

雨花石是有来头的。相传梁代高僧云光法师讲法时，感动上苍，天花坠落，入地化为五彩缤纷的石子，即今天的雨花石。瞧，即使是传说中的一个故事，也显得那么与众不同。

《红楼梦》里贾宝玉随身携带的“通灵宝玉”，很多红学专家认定是雨花石。想想也是，“大如雀卵，灿若明霞，莹润如酥，五色花纹缠护”，除了雨花石，还有什么石头既绚丽多彩，又通灵性？

一天清晨，阳光灿烂，我将瓷盘移到阳台，本就玲珑剔透的石头，在阳光下更是散发出一种温润的光泽，这种静态的美，令人震撼，却无法用文字去描绘，蓦然想起了徐荣的那首咏《雨花石》诗：“天雨诸香下帝台，大同天子讲经来。尚留子石临江话，恰似房花向日开。”

岁月无声，唯石能言。两颗雨花石静静地枕水而卧，像极了两朵水莲花。它们静默的辰光，恰如一些低头的实干家：毁誉皆由人，我自发光热！

阳光下的每次读石，我胸襟间都充满了敬意！■